

永樂大典

228560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卷〇二七三九 崔字
卷〇二七四〇 崔字
卷〇二七四一 崔字
卷〇二七四二 崔字



三三一

228560
001
T-3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一 八灰

崔

崔台符

宋史列傳。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

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閩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用之。虛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爲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還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朴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笞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蔡京。急出知叡州。又歛秋稅相州。後兼監收使。卒。年六十四。舊制。武臣至內殿。榮班。始蔭其族。台符言。夫史州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選。自借職。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即用蔭。從之。嘗使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儀者不贅導。問其故。曰。太子未至。台符詣之日。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偃蹇不至。久立。

使者禮手僕者
懼。贊導如儀。

崔與之

宋史列傳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因場屋。每曰人不

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游太學。登紹熙癸丑進士第。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淳州法曹。嘗平倉久弗葺。慮水為雨損。撤居廨凡蓋之。郡守欲移瓦。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伏而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富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歐死其子。詔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一時計出無聊。忍使一家轉徙。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間。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缺然。與之獨實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簽。曰。寧寵去和權。今下與之。獨時償糴。今民自樂。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憤。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閩郡以寧。推守賓陽郡。政清簡。未踰年。徙點廣西刑獄。偏崖所部。至淳海巡未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米凜然。木崖地產苦瘠。民或取其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獲入以吉貝織為衣。余工作婦人官

役有至一年者。弃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
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遠。刑獄慘毒。用及鼓棹鐵足鹿
蹄木棍之類。惟科差役。有領長卷用印到限銷鈔。請憑由等錢之號。至官
吏下鄉。排門對訛。則弊尤甚。嘗疏其條目申諭。而痛懲之。萬惟月嘗錢之。
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捕事類貪獫。與之請援廣來。循諸邑。減
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猶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
議舉行木果。以語頽殘。守瓊遂行之。召除金部郎官。時郎官多養資。望
不肖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虜由於韓建
汴京。朝議疑其為追逼。遂帥淮東。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
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而城濠勢低。因疏塘
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寨城不相屬。舊築失土地。往來為
易以覽。因滁陽山林之阻。創五寨結忠義民兵。廢犯准西沿邊之民。得附
山自固。虜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維揚兵久不練。分強勇鎮淮西軍。月
以三八日督馬射。令所部兵皆做行之。淮民多蓄馬善射。欲依萬弩平法
創萬騎。募民為之。時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過淮。與之開門撫納。所活
萬餘。楚州土狹繁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七年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

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遁伏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等全以
衆未歸與之。移書時摺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時相欲圖遷
功。諸將皆有僥倖心。都統劉焯承密劄取潤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焯全軍
覆沒。與之憂情馳。書時摺言與之來邦五年。士卒之勇悍者愛惜如子。今
以萬餘士卒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敗將乘勝襲我。未幾虜入籠。時相臺三
書。俾議和與之答。謂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寨相望。遙民
米麥已盡輸歲。野無可掠。諸軍與山寨併力勒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
滻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後。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滻海二邑。若鳥匪
處。山東諸酋。若鳥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焯敗。亟脩守戰
備。遣精銳布要害。虜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相欲不除江淮割置。委兩
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
淮有警。西帥果能電馳往救乎。西淮有警。東帥果能電馳往救乎。制閫術
微。兩淮持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申稟朝廷。必稽
緩。誤事議。遂寢。召除秘書少監。軍民追道垂涕。與之力辭。召令竟歸。持度
嶺。赴召不已。四次池口。已聞殘虜寇邊。乃造朝奏。令進聲可慮者非一。惟
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屢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未與成

都帥董居誼以點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除
工部侍郎。帥成都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
者。至是獨推誠相與。安丙薨。詔盡護蜀之師。開誠布公。養用吳蜀人士之。
望。附庸戰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戊寅之春。劉昌祖。
在西和王大才在鴻州。大才之兵屢助昌祖。不放遂棄皂郊。已卯之春。吳。
政毛鳳州。旅威也西和。虜自白蓮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
關上青野原。虜遂入鳳州。與之成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
軍政始立。先是安丙嘗納韓夏合伐之請。會師攻秦筭。而韓夏不至。我師。
遂有皂郊之敗。與之至是。防邊將不得輕納。踰年。韓夏復攻金虜。俄遣百。
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論之曰。通問當遣介特書。不。
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而大兩國之烽。宜歛兵退。七。韓夏。
知不可動。不復有請。先是金虜爲韓夏所困。征調苛峻。民不聊生。率采蠻。
順者所在而有或斂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虜萬戶呼延。
械等扣洋州。未歸。與之察其誠。納之。藉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虜自是。
不敢窮。興元既鎮。榜邊關。開諭招納。虜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
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滅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

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主馬僅五千。與之移檄恭馬司許戎司自於
閩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毋為金虜所載。總司之給
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而馬政舉矣。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
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虜騎衝突隔茅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
間探者資。使嘗覘虜動息。悉知其遙防密夫。總計告還。首撥成都府等錢
一百五十萬緡。助雜本。又慮關外歲稚。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鴻州倉。以
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主千餘萬。金卒稱是。而軍儲充矣。蜀知
名士無不薦進。間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屢言之。鴻帥趙彥呐。方有
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其乞祠
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摶代。
既受代。虜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虜乃退。除禮部尚書不拜。便道歸
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忠定。趙清獻。名三賢詞。理
宗即位。除紳長沙。辭。除江西。監視政除吏部尚書。親灑宸翰以起之。皆
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予祠亦辭。俄除廣東經峯
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推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未踰歲。就留
戍江西。又四年。東西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未撤戍。又不報。遂

相率倡亂。燄火惠陽。群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洎募備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撓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備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閑除命並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鋐。討捕皆移家運人無知者。俄而所謂諸軍卒集。械戰敗。請降。某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上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捨。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毋越於此。盖忠實之才。謂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其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厲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故持衰。則人才先以凋謝。如真德秀。吳谷。葉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逝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舟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士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明知。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士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明知。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士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明知。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士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明知。

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苟中卑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似聞獨斷
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
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夫抵獨斷當以恭聽為先僅不兼聽而斷其
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今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昨和
使在黃岡而賊兵之犯淮犯蜀自若。今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
施行。憂邊之士剴劖而言一鳴輒斥停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
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不知其幾夷狄之桀骜
盜賊之跳梁雷電之震驚星辰之平共皆非小故至如京城熾燼之危七
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于一人此陛下
所當稟渠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南陽近屬秦府舊
僚戚矣表裏之親以至凡有殊髮異狀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
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閥司馬光謂內臣不可全其私
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
豈知愛惡之私此因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上覽奏嘉歎越召愈力。控
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七月乃得致其事。夙慕韓魏公寒花晚節之詩
自號曰菊坡。家居職名祠廩采邑之入。月幾受數十千。自領鄉都戍丈畝

得後給凡俸餘皆以均親黨。嘉熙己亥十月一日丁丑先壽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墓增城祿古華山謚清獻。大臣震懾贊同。與之守淮帥。蜀忠而有謀。使用之盡其才。邊鄙晏然。坐銷敵患於無形可也。嘉定權臣。乃他使懦師代之。將端平雖不起釁。邊事已有可憂者矣。况以貪庸而挑之乎。歸老五等。力辭丞相印不拜。與之牒察世變久已瞭然。嘗次閑。世皆高之。而不知與之之心。非得已也。吁。元一統廣州路志與之字正子。廣州增城人。補入太學。紹熙四年登進士第。自小官至官達。以清白自持。嘉定中。由祕書監出知揚州。治最上。聞有趙氏子。彌聚劫殺。與之捕至。趙氏子曰。我宗室也。不可加害。與之厲聲曰。我非勘宗室。乃勘殺人賊。獄具。遂誅之一。方肅然。四川宣撫使安丙卒于漢中。命與之入蜀爲安撫使制置使。威惠兼濟。民悅兵服。全蜀人才。多出其門。如游似一。是期以寧。擢天目某人爲侍從。某人爲御監。某人爲師。厥後米如鑒。蔡召爲禮部尚書。真德秀在經筵。嘗告理宗曰。崔與之南歸。不持蜀中一物。惟滿載皆書帙而已。蜀人思與之善政。甚於張詠趙抃。爲立三賢堂。祠事惟謹。除參知政事。至拜右丞相。皆不就。嘉熙三年卒于家。贈少師。謚清獻。與之在鄉。杜門讀書。不接世務。中因山賊作亂。起帥鄉部。逮事平即上印。退然如一寒素。有叔

犯法。憲司將奏裁。獄屬告與之。致曲與之不益。遂聞其樂欵。與之達盤。濟
饑叔以代面訟。有司廉知之。乃曰。菊坡之視也。可以法坐之乎。遂從末減。
君子以是服與之善於處世。廣州南海志。正子增城人。家苦貧。力學自食。
先是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晚中退朝。夕婢業足。
跡未嘗至屋宇。禮部奏名庚未極言官閭。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壁
流取第者。自公始。虔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平之譽。改秩。卒
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庫者。公折其手足以徇。
因請自効。守大異之。聞。禧用兵。軍需奇急。公悉以縣帑。救甫一毫不取於
民。和。稚令下。公依時直躬。躬自爻受。余民自縣。不擾而辦。爲諸邑最。趙潛使
希。擇。命。諸。邑。視。以。禹。法。且。持。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
授通判邕州。厲者咸以爲訝。撓公使留。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
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秩。滿。而。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性。苛。刻。遇。某。卒。
無。狀。相。率。爲。亂。公。時。攝。守。賓。陽。聞。變。並。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絕。以。入。
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惟。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商。建。臺。
偏。虛。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水。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
威。儀。公。至。父。老。駁。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交。兵。丈。不。給。券。鬻。綠。錢。自。

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遺無頃刻暇。獎廉勸貪多所利舉。風米震動。君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謀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根本。五年以秘書監召。會興元倡亂。害總計。遂刺馬。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為四路心腹。惟時錢較。厚於他郡。軍興革度。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蹕即行。初。安丙檄西夏。夾攻金虜。不克。虜乘盛數盜。逼蜀。公使宜度。劙以鎮閭表。除公刑置使。盡護四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糧於我。公條盡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勝挫諭陝。西五路。遣黎。俾築鳩自固。倚我。單為聲援。建言。成都灘瀬險遠。難於漕運。立為運米資糧。奉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年。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曉節香。之句於門。墊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客。連呻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擢鋒叛兵。自惠陽推眾扣州城。郡守曾詣鳳宵遁。官吏群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聞諭。禍火達門。人李昴英。楊汪中。縫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咸歎

祥甲以歸而倡謀者黜。以嘗害博羅令惺不先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峩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洞諳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據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從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昂英銜命而至。遞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除上侍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歲御札七通。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圖書其瑞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蓋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生平薦引惟辟似洪咨夔。林峩似翁季。性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尋度効閭闈題云。蒲閣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廣右。見於施行者。雖揚佯高惟月。綏祥可掬。公嶺海使民。榜朱崖之人文。編火其龍行。擾民之政。日崔公海上澄清錄。在蜀時。人繪公像於仙遊閣。與張忠定、詠清獻并立祠。號為三賢。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學。號為二獻。咸淳癸酉。經峩劉應龍。入祠公于西城之高桂坊。今縣學即其地也。成都大統志。嘉定中。自揚州移知成都府。尤。四川制置使。清介立身。人謂有丈

武風識大體。自趙汝愚後，才再見耳。寬威征賦，篤志為民。前此制帥於成都土貢之外，盡取以奉，年相史彌遠與之日，民力重困矣。訖不與彌遠本如之何。羅致四蜀才名之士，其後多為名宰輔。然謂與之知人，久之名為禮部尚書。歸舟所載，惟圖書，他無有也。

崔敦禮

金陵新志。敦禮與弟敦詩，本通州靜海人。同登紹興庚辰第。愛溧陽山水，買田築屋池上，有讀書堂，扁曰雙桂。敦禮

字仲由，廣江寧尉，平江府教授，江東撫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敦詩字大雅，性端厚，議論疏通，知人禮。博覽強記，錄秘書省正字，除翰林權直崇政殿說書。擢給事中，家難，眼闊除樞密編脩官，著作郎。擢吏部郎官，入秉宗政說書。進國子司業，直學士院，拜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卒，贈中大夫。除吏部架閣，謝左檢討。開洪鈞而播物，孰不依歸？陳木藝以求知，誤膺取錄。竊惟人物誠否，之辨在子大臣選擇之間。洋洋動心，我然櫻冠咸願攀躋於梯級，藝者必庸。善者必錄，蓋將羅絡於英材，俱收並蓄，而待用無遺。校短量長，而惟器是適。如敦禮者，未愚智短，汗漫材昧，惟貧且瘦，無所用其能，惟蒙且抑，無所成其志。故常沉淫于章句之間，沉潛乎經傳之辭，補苴罅漏而學，欲得其全，聯毫縷縷而文，欲窮其妙。一命塵埃之城，

三年警捕之勞嘆俗狀之可憐。耻前功之頃廢。因即六朝之都會。歷稽古之興衰。心術渾於廣記之餘。精神耗於多思之際。原原本本。庶幾求至當之歸。是是非非。亦足為名教之助。幸達賢德之在上位。將以智慮以成茂功。宣伊威。蒼之微。自棄鈞陶之外。儒服不用他藝。獨推文字之知。來書而未京師人或與過問之謂耽期達化曲暢疏放職歸省曹。是欲少階其後用。近晚天日使其易見於寸長荷德若斯。則心知幸。茲蓋恭遇其官高明而博厚敬義而直方。素所停濶固許已革蔓之列。若時經盡必致君堯舜之隆舉人材之進退而納之於至公。排天下之奸惡而授之於不欺判黑白於冰鑑。審輕重於權衡。乃如骯髒之文。亦被生成之賜。耽禮放不愈笠素嚴益勵操修。三公盡知音之人。誠為幸會乎。虛勤夜雲之志。尚冀提撕。

琴川志世家靜海晚備寓常熟。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主揚州高郵等兩浙運幹除秘書省正字。繼兼翰林權直。早有文名。所為制詞溫潤詳雅。兼崇政殿說書。擢給事中。遭内外艱。時翰林學士周必大乞補外。壽皇中批聞。吏部尚書韓元吉曰。崔某今安在。元吉乃具言之。既召見。除樞密院編脩官。授為權直。既拜命。即言翰林權直為名未正。即吏為學士院權直。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入兼崇政殿說書。建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拜

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教詩賦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自直宿遞
講。遇引對。所陳必剴切。至造膝密啓。有家人不得覘其幕者。上深所器許。
九年夏以疾卒。年僅四十有四。贈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內外制藁二十
三卷。奏議總要五卷。通鑑要覽六十卷。制海十編。監韻五編。南潤韓尚書
元吉誌其墓。經筵徹章轉官辭免劄。恩雖甚厚。義有難安。輒忘己犯
於威嚴。須主禮陳於個場。伏念臣等各膺誤眷。並列華塗。當上聖清光莫
望之時。豈下臣淺學可施之日。嘗靡奉於歲月。適存微於篇章。徒有光榮
迄無裨益。瞻宸顏之和悅。被天語之嘉嘉。僕僕拜鑑。既叨命錫。呦呦和樂。
仍沐燕慈。已厭足於深仁。敢過希於茂渥。忽傳出命。例俾進階。雖他賜之
已承。獨此心之是歟。竊稽聖代。嘗獎儒臣。咸平誦商謨於禁闈。元豐講無
遠於胄監。雖厚眷禮。但加服章。越推異恩。實始近比。辭莫獲命。慚猶在顏。
僕史謹於龍畫治真成於胃沒。上累朝廷慶賞之柄。下傷婚紳廉耻之風。
伏望推廣大明。觀小志。即收運於前令。庶厥塞於公言。辭免兼侍講
兼直學士院劄。右臣。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三日。尚
奉聖旨。准某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劄。聞命震驚。固知所措。臣竊推。祖宗重
惜經筵。始置說書。以待資養者。進以歲時。方陞天章閣侍講。又久方除侍

講于時首選則賓昌朝是也。臣惟國家崇重翰苑未至學士皆命秉權直院間有侍郎尚書亦帶秉權者。至於中書舍人亦有秉權直院其在近北。劉王綸是也。臣誤蒙親擢伴班。恩寵非常震博未定今入臺頤宸旨優進華堂。擗分量材實惟忝冒不皇寧處須此控陳伏望蘆蕙洞照愚衷併致成命庶幾內安徵量外獲師言所有恩命臣未敢狃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韓九吉南閩大集中書舍人秉侍講秉直學士院崔公基誌銘上乾道九年恩得文學之臣以視草司詔令。惟翰林學士品秩甚卑雖或假攝亦必倚徧特擇處僚之俊異者寓職玉堂以作古始後世於是詔左宣教郎祕書省正字崔公敦詩首為翰林權直公通州靖海人也。少年平進士科早有文名用薦者入館閣所為制詞一出溫潤詳雅明白有體要衆以驚嘆兼采政殿說書秉權給事中而公以封校之重資望未稱辭焉。上益嘉重其名明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未除喪復遣內郎淳熙之五年也。翰林學士令知樞密院周公子充屢請補外上以謂難其人一日中批以門舊嘗薦公吏部尚書韓某曰崔某今安在然後知公之眷未忘且復用矣。某具言公連有家難適外除陞下用之此其時也既召見即言國家治否徐公論廢興公論者衆心所在理之當然乃天道也頤明詔大臣